

戒子通錄

四

121
S4757
4

謄錄監生臣范翔集

欽定四庫全書

戒子通錄卷七

宋 劉清之 撰

辨志錄

呂太史

祖謙字伯恭東萊人淳熙著作
即集錄辨志以訓子延孫弟祖

儉祖烈等

按此條原本在
母訓女戒之後今移于前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
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
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人也學之雖未至亦可以為
賢人今之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為言溫

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始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曰我為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者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

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書曰不學牆面孔子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人不可以

不學也揚子曰吾焉開明哉言學聖賢然後心開而意

明也

陳瑩中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

酬酢事
變下同

字者朋友之職嘗見前輩先進不呼後進字

後進固不敢呼先進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
年來先進始有字後進者又觀前輩凡父行父執受拜

不跪 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

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荊州

必稱峽西下揚都要云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

問移則楚邱論昏則燕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

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轉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文翰

時復失所

顏氏家訓

思雖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

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酬酢事變

溫公

幼時患記問不若人羣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

獨下帷絕編迨能背諷乃止用力多者其所誦乃終身
不忘矣 李翱寄從弟正辭書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
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
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有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
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
祇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

文集

王羆性儉率嘗有

臺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
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餓命左

右徹去之使者愕然大慙

北史

春秋以後先王之澤漸

遠然善言相傳猶有存者學者得其言猶可詳思而致

力也如伍子胥為人剛戾忍詬能成大事趙襄子言君

所以能致無恤為能忍詬也莊子稱伊尹強力忍詬亦

是

舍人
雜錄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

者駭曰何謂也曰衣冠所以為容望也稱禮斯美矣世
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
之物所以為味適口斯善也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

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司馬集

吳庠妻

謝氏子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

咎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曷咎之若是夫人曰

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而妻之今獨產一子使

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涕不食賀由

是恐懼謹默

發人私書拆人信物深為不德甚者遂

至結為仇怨余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卑幼者未嘗輒
留必為附至及人託於某處問訊干求若事非順理而

已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面却之若已諾之矣則必須達所欲言至於聽與不聽則在其人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並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足下可觀方可一看若書中說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 凡入人家切不可於几案上及書攀等內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策子錢穀文歷若人將

文字令看切不可於背後觀皆無德之一端也 凡借人書冊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已物看用才畢即便歸還切不可借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已物多不顧惜借人物豈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 又飲食蒸餅去皮饅頭去蒂肉去脂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無知而已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 凡與人同坐夏則已

擇涼處冬則已擇暖處及與人共食多取先取皆無德

之一端也

范益謙
自戒

呂正獻公會諸壻于東園時韓師

朴王正國新登第皆惠穆壻也中休鄰園閑坐正國唱

自作小詞甚多景純問師朴曰師朴莫亦有不正色曰

豈有此事

家塾
廣記

讀書不輟甚書不讀了萬一都廢且

自今重新勤下十分工夫不可因循隱忍甘心作庸人

過一生也最是行義一事不可放過正心修身念念須

學前輩久之之間自然相應矣

舍人
書

萬事真實有命

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
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
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
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上蔡
語錄

問某有一病且如

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法要人傳玩飯一客便
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
夸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
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為不合有已得人

道好於我何加因說孟子說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舉皆是有箇夸心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努脉皆為有已

同上

劉道原之子義仲本佳近

亦變壞揚子雲稱言心聲書心畫義仲每有書來呼兒輩譯之數四有不能識者字小而闇弱亦其心術之不

明類此安世每於書畫之間得其人之太半

元城語

李

習之答朱載言書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於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

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
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
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
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
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

李文公集

劉器之嘗論至誠之道凡事據實而言才涉

詐偽後來忘了前話便是脫空據實而言十年二十年

後說事異同賢便不說劉安世元來是脫空漢

元城語

步騭與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
客放縱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
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
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
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羌
作食身享大桮般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
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
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